

人生阅历珍品系列

哲
人
心
语

精 华

同俊子 主编

中国言实出版社

人生阅历珍品系列

哲人心语精华

同俊子 主编



中国言实出版社

(京)第 95—32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阅历珍品系列/同俊子主编.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6. 2

ISBN 7-80128-009-1

I. 人… I. 同… III. 生活-知识-普及读物 N. Z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1916 号

人生阅历珍品系列

哲人心语精华

* * *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3 号 邮政编码:100017)

新华书店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6 印张 240 万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3000

总定价:126.40 元(每套八册 每册 15.80 元)

目 录

生命——

彝人的天堂	• 1 •
无价之宝	• 6 •
乐园里的不速之客	• 10 •
生命之源	• 13 •
树下的修行	• 16 •
树叶	• 21 •
死神的仆人	• 23 •
长生不老的地方	• 24 •
生命的期限	• 28 •
渔民与大海	• 30 •
半张纸	• 32 •
椭圆形画像	• 34 •

诫命

父亲的三条诫命	• 38 •
牧羊女	• 42 •
祖父的表	• 45 •
通往广场的路不止一条	• 48 •
海明威的教导	• 51 •
魔术	• 53 •
瞧，我能应付过去	• 63 •
善意的话	• 65 •

经验

代笔	• 69 •	勇气	• 156 •
经验之谈	• 71 •	赢得胜利的勇气	• 159 •
机遇	• 73 •	诺言	• 163 •
人言可畏	• 76 •	神秘电话	• 164 •
聪明的女人	• 86 •	好心得好报	• 168 •
危险人物	• 88 •	生活体验	
晨光的翼翅	• 91 •		
走向生活	• 93 •	我所发现的生活	• 171 •
丈夫和妻子	• 95 •	汽车站上的新起点	• 173 •
难忘的两件事	• 98 •	六次敲门	• 176 •
爱情的珍珠	• 101 •	值得一等	• 177 •
财富		魔盒	• 180 •
		理解的赠品	• 183 •
一枚金币的代价	• 106 •	第一次打猎	• 187 •
第十三把金匙	• 108 •	几乎错过的美妙时光	• 189 •
金钱猛于虎	• 115 •	一颗豆粒	• 192 •
一个爱金币的人	• 116 •	最温柔的那一刻	• 194 •
四枚铜板	• 122 •	初恋使我走上了智慧小径	• 197 •
一个穷樵夫	• 126 •	察微王的故事	• 200 •
两个人做梦的故事	• 130 •	过几天再说	• 202 •
中彩之夜	• 132 •	圣彼得教堂的堂守	• 204 •
财神与爱神	• 136 •	假面具	• 208 •
豪华的海滨别墅	• 142 •	幽默家自白	• 213 •
品质		那不勒斯浪漫史	• 223 •
		情感	
和魔鬼订的契约	• 148 •		

电话朋友	• 236 •	真理和谎言	• 308 •
刎颈之交	• 240 •	普拉弗达与克利弗达	• 309 •
金果	• 247 •	善有善报	• 311 •
楼梯栏杆	• 249 •	什么是善, 什么是罪	• 315 •
一条毛毯	• 252 •	一位善良的婆罗门僧的 故事	• 319 •
绿中谜	• 255 •	唯我论者	• 321 •
水兵的圣诞礼物	• 260 •	时间的故事	• 323 •
哲理		幸福取决于什么	• 325 •
窟	• 263 •	理智的作用	• 331 •
五个过路人	• 266 •	命运、智慧和勤劳	• 332 •
一位古城垛研究家	• 268 •	蚊子本生	• 335 •
时游	• 276 •	渔夫和律师	• 336 •
对手	• 279 •	沉在水里的罐子	• 337 •
陶罐	• 281 •	什么东西最重	• 339 •
圣诞夜的歌声	• 284 •	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秘密	• 340 •
一位心灵手巧的人	• 289 •	穷人的幸福	• 344 •
倒行逆施的贾金斯先生	• 291 •	什么音乐最美妙	• 345 •
上一课又一课	• 295 •	骄傲睚大的国王	• 346 •
大智大慧	• 297 •	坐吃山空	• 351 •
不靠力气, 而要靠智慧	• 299 •	总有更糟的	• 353 •
智慧胜过黄金	• 300 •	水怪	• 355 •
五个好朋友	• 304 •	一技之长	• 359 •
老翁的遗嘱	• 306 •	乡下人和城里人	• 361 •
		有备无患	• 366 •
		行路的人和撒旦	• 368 •
		勾心斗角	• 369 •

生命

他们在走出密林时欢欣地惊叫。
让我们得到了什么？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蠢人的天堂

〔美国〕艾·巴·辛格

从前，有个地方住着一个叫卡迪什的有钱人，他有个独生子，名叫阿则尔。在卡迪什家中还寄养着一个远亲——她是一个孤女，名叫阿客萨。阿则尔是个高个儿的男孩子，满头黑发，眼珠乌黑；而阿客萨却长着一对蓝澄澄的眼睛，一头金黄色的秀发。两人年岁相当。小时候，吃饭、读书、玩耍，总是泡在一起。因此，人们认为，他俩长大后 would 结为夫妻，那是理所当

然的。但当他俩长大时，阿则尔却突然之间发起病来。而且他这种病真是前所未闻，——他竟胡思乱想，认为自己已经是个死人了。

这种奇思异想是打哪儿来的呢？啊，原来他有过一个老保姆，此人老是没完没了地给他大讲其天堂如何如何的故事。她讲过，在天堂里既不必工作，又不用学习；吃的有野牛肉，鲸鱼肉；喝的有上帝专为好人备下的圣酒；可以睡到日落三竿；当然也不用履行职责。

阿则尔生性疏懒，不愿早起，不想读书。他也知道有朝一日得把父亲的家业接过手来继续干，可他却实在不愿这样干。

既然上天堂的唯一途径就是死亡，于是他就拿定主意，打算尽快死去。由于他朝思暮想早日死去，不久，他就以为自己真的死了。

不用说，他的双亲万分忧虑，阿客萨也在暗地里为此痛哭。全家人都千方百计地想说服阿则尔，要他相信自己还是个活人，可他就是听不进去。他总是说：“为什么不把我埋掉？你瞧，我已经死了。就因为你们，才害得我上不了天堂。”

请了很多医生来给阿则尔诊治，每个医生都竭尽全力使他相信，他还活着。他们指出，他不是照样还在说话、吃东西吗？可是，过了不久，阿则尔就吃得越来越少，话也不大说了。于是家里人担心他真要死了。

在绝望中，卡迪什去求教一位以学识渊博与智慧非凡著称的了不起的医学专家——他就是约兹医生。听了关于阿则尔病情的一番描述以后，他就对卡迪什说：“我答应八天治好你儿子，只是有个条件——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不管这些事可能显得多么不合常情。”

卡迪什满口应承，于是约兹医生表示当天他就要去看看阿则尔。卡迪什回到家中，嘱咐妻子、阿客萨和仆人们：大家都得遵照医生的吩咐行事，绝对不许讨价还价。

约兹医生来到后，被引到阿则尔房内。阿则尔躺在床上，因绝食而显得脸色苍白，身子瘦弱。

医生瞧了阿则尔一眼，叫了起来：“你们为什么把尸体搁在屋里？为什么不举行葬礼？”听了医生的这番话后，阿则尔的父母惊呆了。

可是阿则尔却顿时神采飞扬，他眉开眼笑地说：“瞧，我讲对了把！”

尽管卡迪什夫妇给医生一席话搞得大惑不解，但他们想起了卡迪什应承的诺言，就毫不延迟地去张罗葬礼。

医生要求把一间房间布置得看起来像天堂一样：房间四壁挂起白色绸幔，窗户里安上百叶挡板，低垂的帷幕遮得严严实实，蜡烛日夜长明。而仆人们则一身皆白，背上有双翅，俨然天使模样。

阿则尔被安放在一具没盖的棺材里，接着进行安葬仪式。阿则尔由于兴奋而精疲力尽，整个葬礼他都在沉睡。等他醒来，发觉自己来到一间完全陌生的房间，于是问：“我这是到哪儿啦？”

“天堂里，老爷。”一个平添双翼的仆人回答说。

“我可饿坏了，”阿则尔说，“我想吃点鲸鱼和圣酒。”

仆人头儿拍了拍巴掌，随即进来了几个背生双翅的男仆、使女，手端金盘子，里面满盛着大鱼、大肉，还有石榴、柿子、菠萝和桃子。一个长长白胡须的高个儿男仆，手捧着一个金色的高脚杯，里面满盛着圣酒。

阿则尔狼吞虎咽，饱餐一顿。吃完后，他宣称要休息了。于是两个天使伺候他脱衣入浴，然后把他抬到床上。床上铺着光

滑柔软的床单，顶上张着紫色的天鹅绒华盖帐幔。阿则尔一下子就跌入梦乡，睡得又甜又香。

一觉醒来，时间已是早晨，可是完全像在夜里：窗上挡板紧闭、室内蜡烛通明。仆人们一见阿则尔醒来，忙将昨天所吃的同样饭菜送进来。

阿则尔发问了：“你们这儿难道没有牛奶、咖啡、新鲜奶油面包卷吗？”

“没有，老爷。在天堂里，总吃一样的东西。”仆人回答说。

“现在已是白天呢，还是仍然是夜晚？”阿则尔问。

“老爷，天堂里是昼夜不分的。”

阿则尔于是又吃起那些鱼、肉、水果，喝起圣酒来，但胃口已远不如前。吃完后，他问：“什么时候啦？”

“天堂里，时间是不存在的。”

“现在我该干些什么呢？”阿则尔问。

“老爷，天堂里什么也不用干。”

“其他到天堂来的贤人都住在哪儿呢？”阿则尔打听道。

“天堂里各家各户都占有自己的住所。”

“可以相互串门吗？”

“天堂里，各家住地离得太远，没法串门。从一家到另一家得走成千上万年呢。”

“我家里的人什么时候才能来？”阿则尔问。

“您父亲还有二十年好活，您母亲还有三十年。只要他们还活着就来不了这里。”

“那么阿客萨呢？”

“她还有五十年好活呢。”

“那么说，这些岁月，我得孤零零的一个人度过啦？”

“是这样，老爷。”

阿则尔边沉思、边摇头。过了一会儿他问：“阿客萨打算怎么办呢？”

“此时此刻，她正在为您哀悼，但迟早总有一天，她会把你忘掉，而去和另一个青年男子交往、结婚。人生在世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啊。”

阿则尔站起身来，来回踱着步。这是多少年来第一次，产生了想做点什么的愿望，但在他这个天堂里，实在又无事可做。他惦念老父挂念老母，又怀念阿客萨。他真希望能读点什么，他向往旅游，渴望骑上他的马，还想去找朋友谈谈。

一天，他终于再也无法掩饰他的忧伤了，他对一个仆人说：“我现在懂了，活着可并不像我以前想的那样难挨啊。”

“老爷，人生是艰难的，得读书、工作、做买卖。而在这儿，一切都闲适省心。”

“我宁可劈木柴，搬石头，也比闲坐在这儿强，这样下去还得多久啊？”

“永远如此。”

“永远呆在这儿？”阿则尔极度忧伤，撕扯起自己的头发来。“我宁可杀死自己。”

“一个死人是无法再杀死自己的。”

到了第八天，当阿则尔沮丧已达顶点，一个仆人按照事先的安排，走到他跟前说：“老爷，原来全搞乱套了。您并没有死，您得离开天堂。”

“我还活着？”

“对呀，您还活着，因此我要把您送回地上人间去。”

一听到此，阿则尔真是欣喜若狂。那个仆人蒙住他的眼睛，领着他在屋内长廊来回走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把他带到一间房间，在那儿，全家都在等着，于是他们解开蒙在他眼睛上的盖

布。

这是晴朗的一天，阳光从敞开的窗里照射进来，屋外的花园里，鸟儿在歌唱，蜜蜂在嗡嗡叫。阿则尔快快活活地拥抱、亲吻了他的双亲和阿客萨。他对阿客萨说：“你还爱我吗？”

“当然，我爱你，阿则尔。我怎么忘得了你呢？”

“既然如此，我们该结婚了。”

不久，就举行了婚礼，约兹医生当然是主宾，乐师们演奏助兴，客人们从远远的城镇前来祝贺，大家都带来美好的礼物送给新郎、新娘。婚礼庆典持续了整整七天七夜。

阿则尔与阿客萨真是幸福万分，偕老直到白头。阿则尔也一改懒散积习，成了整个地区最勤奋的商人。

直到婚礼过后，阿则尔才得知约兹医生是怎样治好他的，也明白了他原来进的是一个蠢人向往的天堂。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和阿客萨还常对儿孙们讲起约兹医生巧治怪病的故事，故事的结尾老是这样几句话：“不过嘛，当然，罗，天堂倒底是个啥样儿，可就没人说得上来了。”

无价之宝

[美国] 列斯里·戈登·伯纳德

丛林中走出了四个男人。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精疲力竭，步履艰难，简直像是刚从死牢中逃出的囚犯。

走在前面的两个，共同扛着一只沉重的木箱。后面那两个则拄着拐杖。他们原本素不相识，都是被探险家马格拉夫招聘来参加原始森林探险的。可是，不久前，马格拉夫被可怕的热

病夺去了生命，只剩下这群龙无首的四个人了。

他们无法理解马格拉夫那股探险的激情（如果是为了寻找金矿，那又另当别论）。要不是他给的酬金高昂，他们是绝不会陪他进行这趟狂热的探险的。然而，马格拉夫总是热情洋溢地微笑着说：“科学家发现的东西比金子的价值还要贵重。”

马格拉夫死了。他们原以为他的行动终于以失败告终。可是，现在看来，事情并非如此。他临终前给他们留下了这口神秘的、沉重的箱子。这是他在已知自己死期将近时，背着他们钉好，并密封起来的。

“要把它送出去，必须由你们四人合作——两人一次地轮流抬它。”他嘱咐道，“希望每个人都向我保证：在把它安全送到目的地之前，绝不离开它。地址就在箱盖上。如果你们能将它安全地送到我的好友麦克唐纳手里，你们将会获得无价之宝。他就住在丛林外的海边。你们答应我吗？”他们都郑重地向他许了诺，因为这是一个他们共同尊重的人的遗言。

他们怎能不敬重他呢？在这可怕的原始森林中，每当他们由于心灵受到单调乏味的腐蚀而几乎互相充满敌意时，总是马格拉夫把他们团结起来。他用自己的精神力量不断地感染他们，鼓舞他们，使得这支小小的探险队战胜了无数次意想不到的困难。而今，他们与他永别了，可是他留下的这口神秘的木箱以及他要求他们对他作的诺言，却代替他成了联结这四个人的精神纽带。

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这四个人是：大学生巴里、大个子的爱尔兰厨师麦克里迪、水手吉姆·赛克斯和约翰逊——他是马格拉夫从一间湖滨酒吧里找来的。

水手赛克斯有一张地图。每当他们停下休息时，他总要将它掏出来，仔细研究一番。他会用手指点着它说：“这就是我们

的目的地。”从地图上看，它并不遥远。可是，要走到那儿，真是谈何容易啊！丛林越来越浓密了。危险和恐惧不断向他们袭来。此刻，他们是多么怀念马格拉夫啊！因为，他总能在困难时，及时给他们以精神上的鼓舞。在任何情况下，他总能给他们前进的动力。起初，他们还互相交谈。对他们来说，能听到别人的声音似乎也是一种慰藉。但很快地，他们便发现，谈话似乎只会加重箱子的分量，增加身体的疲劳，于是他们沉默了。接踵而来的，则是比沉默更糟糕的东西：在各人的心中，反复交叠地出现了对亲人和家庭的渴念，对同伴的猜忌和对密林及死亡的恐惧。

唯一能支撑这个集体的，是马格拉夫留下的箱子。尽管它显得越来越重，但在一切都几乎成为梦幻时，只有它是实实在在的。是它，促使着心力交瘁的他们继续前进；是它，在他们濒于分裂时，将大家联合起来。

他们对它怀着十分复杂的感情：既像囚徒憎恶自己的枷锁一样痛恨它，又像地狱里的人渴求光明天使一样敬仰它。这口神秘的木箱里，到底装着什么宝贝呢？他们根据各人的想象进行着各种猜测。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高尚的马格拉夫绝不会欺骗他们。正因为这样，他们相互间也存有戒心：绝不能让某个人独吞了这批无价之宝。其实，这担心是多余的。正如马格拉夫所说，非得四个人齐心协力，才能把这口沉重的箱子抬出去。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大森林那堵严密的绿色高墙豁然打开了。他们来到了丛林的边沿。这时，他们已精疲力尽。历尽千辛万苦的他们，终于找到了麦克唐纳先生。这个穿着一件油迹斑斑的白大褂的老头热情地接待了这四个从可怕的密林中死里逃生的人。他们饱餐一顿之后，约翰逊舔了舔干燥的嘴唇，有

点难为情地提起马格拉夫许诺的报酬问题。老头听完，却爱莫能助地把手一摊，歉然地说：“可是，朋友们，我一无所有。除了对你们表示感谢之外，我没有什么可以酬答你们的。马格拉夫是我的好朋友，为了你们实践了对他的诺言，我万分感激你们，但我却无法酬答诸位。”

约翰逊指着箱子说：“在这里面。”赛克斯也热切地重复道：“在箱子里面。”“请把它打开吧。”四个人异口同声地要求道。他们动手拆箱子。一层一层全是木头。约翰逊说：“这是开的什么玩笑呀？”可是赛克斯说：“我听见声音了！我听见咔嚓声了。快来看！”四个人都围拢来。然而，麦克唐纳从箱子里掏出来的，却是一块块毫无价值的普通石头！麦克里迪失望地说：“我早就觉得那人有点疯，说什么箱子里有比金子还贵重的无价之宝！”“不，”巴里迅速地说，“我记得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如果你们能将它安全地送到我的好友麦克唐纳手里，你们将获得无价之宝。”“那又怎么样呢？”麦克里迪恼怒地嚷道。

巴里将自己的同伴轮流打量了一遍，他脑海里重现了他们在原始森林中可怕的经历。他仿佛又见到了路旁的堆堆白骨。他记起人们在他们进入森林前的告诫：单枪匹马在森林里闯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他终于明白了。

他深沉地说：“朋友们，这难道还不清楚吗？马格拉夫让我们得到的，是我们的生命啊！如果没有这口箱子，没有我们那些诺言的约束，我们能活着走出丛林吗？”

乐园里的不速之客

[印度] 泰戈尔

这个人从不追求单纯的实用。

有用的活儿他不干，却整日想入非非。他捏捏几件小玩艺儿——有男人、女人、动物，那都是些上面点缀着花纹的泥制品。他也画画，就这样地时光全耗在这些不必要的、没用的事儿上；人们嘲笑他，有时他也发誓要抛弃那些奇想，可这些奇想已根深蒂固了。

就像一些小男孩很少用功却能顺利通过考试一样，这人毕生致力于无用之事，而死后天国的大门却向他大大敞开着。

正当天国里的判官挥毫之际，掌管人们的天国信使却阴错阳差地把那人发配进了劳动者的乐园。

在这个乐园里，应有尽有，但独无闲暇。

这儿的男人说：“天啊，我们没有片刻暇余。”女人们也在嘘嘘：“加把劲呀，时光不饶人！”他们见人言必：“时间珍贵无比，”“我们有干不完的活儿，我们没有放走一分一秒！”如此这般，他们才感到骄傲和欢悦。

可这个新来乍到者，在人间没做一丁点儿有用事儿就度完了一生的人，却适应不了这个劳动乐园的生活规律。他漫不经心地徘徊在大街小巷，不时撞在那些忙碌的人们身上；即使躺在绿茸茸的草坪上，或湍急的小溪旁，也总让人感到碍手碍脚，当然免不了要受那些勤勉人的指责！

有个少女每天都要匆匆忙忙地去一个“无声”急流旁提水（在乐园里连急流也不会浪费它放声歌唱的精力）。

她轻移碎步，好似娴熟的手指在吉它琴弦上自如地翻飞着；她的乌发也未曾梳理，那缕缕青丝总是好奇地从她前额上飘垂下来，瞅着她那双黑幽幽的大眼睛。

那游手好闲之人站在小溪旁，目睹此情此景，心中陡然升起无限怜悯和同情，好似在看一个乞丐一般。

“啊——嘿！”少女关切地喊道，“您无活可干，是吗？”

这人叹道：“干活？我从不干活！”

少女糊涂了，又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分点活给您。”

“‘无声’小溪的少女呀，我一直在等着从您那儿分点活儿。”

“那您喜欢什么样的活儿呢？”

“就把您的水罐给我一个吧，那个空的。”

“水罐？您想从小溪里提水吗？”

“不，我在水罐上画些画。”

少女愕然：“画画？哼！我才没时间和你这号人磨嘴皮子呢！我走了！”她就离开了。

可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人又怎能对付得了个无所事事的人呢？他们每天都见面，每天他都对她说：“‘无声’小溪的少女呀，给我一个水罐吧，我要在上面画画。”

最后，少女终于让步了。她给了他一个水罐，他便画了起来，画了一条又一条的线，涂了一层又一层的颜色。画完后，少女举起水罐，细细地瞅着，她的眼光渐渐迷惘了，皱着眉头问：“这些线条和色彩是什么呀，要表达什么呢？”

这人大笑起来：“什么也不是。一幅画本就可以不意味什么，也不表达什么。”

少女提起水罐走了。回到家里，她把水罐拿在灯下，用研